

芳草天涯



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

◆ 苏州大学出版社



芳草天涯

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芳草天涯：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费孝通著. —2版.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 7-81090-483-3

I. 芳… II. 费…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374 号

芳草天涯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郑亚楠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212300)

开本 640mm×960mm 1/16 印张 26.5 字数 271 千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483-3/I·16 定价：4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纵令天下不知恨
負友面游二十年

名師一代風騷著
後學五洲衣鉢傳

驚地戰火遍歐陸
元情鉄雨洗桑田

从我乞求徒自忙
弦歌未絕賴諸賢

劫後重訪英倫日
瓦砾未收密未填

今朝隨槎使回邦
三島新貌惊归燕

帝國體解生機微
康復更生意表堅

牽一杯同祝和平久
友好常青誼不遷

芳草萋萋年年綠
往事重重陣陣烟

皓首低徊有所思
紙尽才疏詩半篇

右一九八六年所作英倫曲

黃孝通 甲戌清明抄

目 录

1936—1938 年 留英记	(1)
1943—1944 年 初访美国	(41)
一、人生的另一道路	(43)
二、贫困的早年	(53)
三、年轻文化的前途	(65)
四、文化的隔膜	(77)
五、老而不死	(85)
六、鬼的消灭	(95)
七、男女之间	(106)
八、眼睛望着上帝	(117)
1946—1947 年 重访英伦	(127)
一、行前瞩望	(129)
二、拉斯基教授没有败诉	(139)
三、英雄和特权	(149)
四、为了下一代	(159)
五、访堪村话农业	(169)
六、《工党一年》译者序	(178)

1947 年 美国人的性格	(207)
一、美国在旅程的尽头	(209)
二、在记录与起码之间流动着	(216)
三、有条件的父母之爱	(223)
四、不令人服输的成功	(229)
五、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235)
六、蛮一点,孩子!	(242)
七、道德上有个毒刺	(250)
八、原本是负了气出的门	(258)
1979 年 访美掠影	(265)
一、释题	(267)
二、颠倒了日夜	(274)
三、两个“皇后”的下场	(279)
四、车、油、路的三位一体	(284)
五、城乡对流、南北对流	(288)
六、电子系统	(293)
七、斗智的世界	(298)
八、一种新的社会纽带	(302)
九、信心危机	(307)
1981 年 访澳杂记	(313)
一、一夜过了一夏	(315)
二、在世界中心之外	(321)
三、这是好运带来的么?	(330)
四、翻过这不光彩的一页	(337)

五、尽是他乡之客	(345)
1982 年 英伦杂感	(353)
1984—1988 年 访日漫笔	(365)
一、访日杂咏	(367)
二、能登三日记	(378)
三、难得此闲情	(395)
四、记清水人形	(397)
1986 年 英伦曲	(403)
后记	(409)
再版后记	(412)

**1936 — 1938 年
留英记**

我是 1937 年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生到英国去留学的。进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读人类学。1939 年毕业回国。这里要追记的是这一段留英生活。但顺着回忆的思路联想到许多和这段生活有关的事,不受题目的拘束,也把它们写了下来。

—

先说我是怎样得到留学的机会的。

30 年代,我在大学里念书时,周围所接触的青年可以说都把留学作为最理想的出路。这种思想正反映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青年们的苦闷。毕业就是失业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单靠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生活、职业都没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较优裕和稳定的那个阶层

里去，出了大学的门还得更上一层楼，那就是到外国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国出过多少洋相，跑一趟回来，别人也就刮目相视，身价十倍了。留学已多少成了变相的科举。有些大学生着了迷，搞得颠颠倒倒，这些形象对于读过《儒林外史》的人似乎是很熟悉的。

但是，以留学和科举相比还有点不同：封建时代有资格大做其金榜题名美梦的人范围似乎广一些，至少传统剧目里足够反映出状元公这个人物在群众的想象中也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熬得过十年寒窗，百衲的青衫也会换成光彩夺目的紫袍。留学却没有这么容易。这是个资本主义的玩意儿，讲投资，比成本。最便宜的是留东洋，一年也得五六百块白洋，要留西洋就得五六千。如果要取得个洋博士学位，至少也得两三年，没有千把万把白洋，只好望洋兴叹了。

留学要花钱，钱从哪里来？这里有“官费”、“自费”、“公费”等等的不同。初期，清朝政府要培养洋务人才，派留学生出洋，但是当时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还很多不愿离父母之邦、入鬼子之国，更少愿意自己掏腰包送子弟出洋。因此，留学生的费用全部得由官家负责，此之为官费生。留学回来的人，官运亨通，洋翰林比土翰林更吃香。学而优则仕，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守则，留学回来有官可当，群焉趋之。官费留学的机会逐步就被达官贵人所把持，用来培养他们自己的子弟，扶植自己的势力，和这些有权选派留学生的权贵没有关系的就沾不着官费之光。沾不着光而又有钱的人家，要送子弟出洋，就只有自己出钱，此之为自费生。

除了政府遣派的官费生和自己家里出钱留学的自费生之外,还有一条让既没有钱又靠不上势的青年可以得到留学机会的路子,这是一条帝国主义安排下的路子。帝国主义者拿钱出来收买中国的青年,为了要培养为它服务的工具。但是它不能太明目张胆地这样做,必须找一些好名好义来掩盖一下。所以这条路子的花样多,走起来也比较曲折。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利用“退回庚子赔款”的名义建立起来的“清华学校”(最初叫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后来改称清华学堂,又改称清华大学)。这段历史我自己不熟悉,另外有人可以叙述,不必在这里多说。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它和官费、自费有所不同。它是采取公开考试的方法来招生的,因而使得许多原来在钱和势上都不足以走上留学道路的青年有了留学的机会,使他们也可以大做其留学美梦。这种通过考试取得别人的钱去留学的则称之为公费生,以别于官费和自费。

我是靠清华的公费出去留学的,但是又不同于经过“留美考试”的公费生。为此,得把清华公费留学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或是后来的清华学堂,都是专门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进行初习的学校,是一个“加工厂”。招收的是十四五岁高小毕业程度的学生,要经过七八年才送去美国留学。凡是考得上这个学堂的就取得了留学资格,加工期满,照例一定放洋(除了招收这种小学毕业生之外,也有少数年龄较大的,在清华园住上几个月就出洋的,

此外还有已经在美国的留学生可以申请清华补助等)。1925年,这个办法改变了,清华学堂成立了“大学部”,1928年,学校的名称也改成了清华大学,意思是不再作加工厂,而是个出成品的工厂了。清华大学毕业本身并不是个公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另一方面,清华还是每年要为美国遣送一批留学生。于是,另外定出了一个留美考试的办法,报考的资格也由小学毕业提高到了大学毕业,而且不仅清华大学毕业生可以报考,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同样可以报考。每年在报上公布当年招考哪些科目,每科多少名额。这叫做“留美考试”。另外,清华还保留一些公费名额给自己研究院的毕业生和各系的助教。我是以研究院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公费的。清华的研究院招收大学毕业生,规定至少学习两年,提出论文,经过考试及格就可以毕业。每年在毕业生中按平时的学习成绩和最后毕业考试的分数,经学系的推荐,挑选若干,给予公费留学的机会。

当时这种性质的公费留学,除了清华的留美考试之外,还有“中英庚款”的留英考试,听说中法大学也有类似的公费遣派留学生的办法。在30年代下半期,这类公费留学生的数目在留学生的总数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此外,在我国各地所设立的许多教会学校和青年会等团体,也为外国吸收我国学生安排一些路子,但是,这些路子并没有上面所说的那样明显,而且也比较分散。因为我在进清华大学的研究院之前在燕京大学读过三年书,所以对这些路子也知道一些。

原来美国各大学里有一种助学金和奖学金制度，钱的来源是私人的捐款。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常常要逃避捐税，假仁伪善地捐些钱做做“功德”，帮助清寒学生上学和奖励成绩优秀的学生是其中之一。各大学也以此作广告来招揽学生，每年在“校览”上公布，说明给予助学金和奖学金的条件，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申请，受惠的学生不受国籍的限制，甚至也有专门指定给哪一国留学生的。

这一类助奖制度并不采取公开考试的方式，而是由各大学所设的审查委员会根据申请人所提出的机关或个人的推荐书来挑选。推荐书自然都是为申请人说好话的，所以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哪个推荐机关，或推荐人腰杆子粗和哪个大学的关系深。推荐人也就举足轻重，成了经纪人。美国教会在中国设立的这些学校、青年会等就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为他们的学生或朋友找留学的机会。由于这种助奖制度本身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固定的，有资格推荐的人可以推荐也可以不推荐，推荐了有没有效也不一定，因此在这些教会学校里，虽则表面上并不像清华一样标出留学科目的清单，公开号召角逐，而实际上为了争取留学机会也对师生关系、教师之间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学生想得到推荐，他就得多方接近有势力的教授，博得他的青睐。那些教授就又利用这个经纪人的地位在学生里发展他个人的势力。而且同学之间为了争取这种留学机会，勾心斗角，费尽心机。

当然，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还有自己刻苦积蓄，到外

国半工半读的留学生，以及更有组织的“勤工俭学”等等路子，我在这里不再一一去说了。

二

我到英国去学的是人类学。在此可以谈一谈我怎么会选上这一门学科的。

我在燕京大学读的是社会学。从燕京的社会学系进入清华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系的研究生院，又到英国去学人类学，虽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但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这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段历史，这里把它记下来或许也是有意思的。

燕京大学之有社会学系是一个名字叫甘博尔（Gamble）的美国人创始的。他是“象牙”肥皂公司的老板，到中国来做青年会工作，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后来和布济斯（Burgess）合写了一本《北京调查》的书。他进一步想培养一批中国人能像他一样一面做青年会工作，一面进行社会调查，反正他的“象牙”肥皂从中国赚去的钱已不少，就拿出一笔来做这件事。拿这笔钱出来还得有个名义。于是拉住他的母校，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一个叫“普林斯顿在中国”的基金，交给燕京大学，作为培养社会服务的人才之用。燕京大学拿了这笔钱先办社会服务系，后来改称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添设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和法律学系，合称为法学院。

这一段历史说明燕京的社会学是从青年会工作和社会调查这两个底子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从美国传入的,培养目标是社会服务的人才。这一套字眼在美国人听来很容易懂,因为这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部分,但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人,这些字眼的含义不加以注解也就不会明白。青年会工作是“社会服务”的一种,它的活动表面上看来是电影院、浴室、弹子房、运动场、业余补习学校,一直到旅馆的综合体。青年会是基督教主办的,所以是教会工作的一部分。它实际的作用就是通过满足一些市民社会生活上的需要来进行基督教的宣传,也就是从生活服务入手来进行意识形态上的传教工作。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是在美国,这一类的社会服务特别发达,那是在资本家残酷剥削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所谓“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就会充分暴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激起劳动人民的觉悟和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剥削阶级拿出一些钱来,针对这些“问题”加以“救济”和弥补。要进行这项工作,一方面要有一批人去了解社会情况,发现“社会问题”,这叫做社会调查;一方面又要有一批人去发放救济款,去做“思想工作”,去办理儿童教养所等等,这叫做社会工作。燕京大学最初传入的“社会学”,就是这些名堂。

我是1930年从苏州的东吴大学转学到燕京社会学系的。当我挑选这个学系时,并不明白社会学是什么东西,我当时抱着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投入了这个学系。我在东吴